

世界
畅销书金库
米勒神秘悬疑
小说系列



MARGARET

上海文化出版社

Agatha Christie was a great admirer of Margaret Millar's work because "she is always different." She always is. MERMAID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her storytelling skill and her never-failing ability to surprise.

善恶园中的 猎手

Millar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姜泓冰 译



S H W H C B S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世界

畅销书金库

米勒神秘悬疑

小说系列

善恶园中的猎手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姜泓冰 译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宫 超

经哈罗德·奥勃联合公司授权上海文化出版社以中文简体字出版，版权号 1998 年。

Copyright 1998 by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善恶园中的猎手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姜泓冰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11-990-2/I·230

定价: 8.3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6628900×13

前 言

神秘小说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秘小说泛指一切惊险小说，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式侦探小说，埃德·麦克贝恩的警察谜案小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达夫妮·杜莫里埃的现代哥特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等等。狭义的神秘小说则特指神秘悬疑小说或心理悬疑小说。这类小说主要凭借现实生活中一连串悬而未决的疑问和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气氛来取胜。它也有犯罪，也有调查，但它的主要情节不是依赖任何一类侦探或警察的调查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作品的叙述角度不是依据犯罪事实的调查人，而是依据与神秘事件有关的某个人或案犯本身。作者关注的也不是探案经过和惩治罪犯，而是案情生发出的扑朔迷离的背景和犯罪的心理状态。这种犯罪往往是由主人公的心理扭曲或心理缺损造成的。伴随主人公因受病态心理的驱使而陷入越来越可怕的境地，故事的神秘感和悬念性也越来越强，由

此激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玛格丽特·米勒是神秘悬疑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她成功地把西方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同当代通俗小说的若干要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批构思精巧、人物鲜明、语言生动的神秘悬疑小说精品。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作品被先后译成十几种文字,出了二十七七个版本,十七次入选读书俱乐部特别推荐书目。其中两部作品还先后获得西方通俗小说作家所企盼的大奖——爱伦·坡奖。

1915年2月5日,玛格丽特出生在加拿大安省基奇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商人。幼时,她爱好音乐,曾多次举行钢琴演奏会。自八岁起,她迷上了侦探小说,并立志当通俗小说作家。在基奇诺—滑铁卢特别中学读书时,她担任校辩论队队员,与该队另一名队员交往密切。这名队员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和写作伴侣——大名鼎鼎的硬派侦探小说大师罗斯·麦克唐纳(原名肯尼思·米勒)。1938年,她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不久同肯尼思·米勒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1941年,肯尼思·米勒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玛格丽特跟随他到了密歇根州的安阿伯。最后,他们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定居。

玛格丽特·米勒于1941年开始通俗小说的创作。她先是以婚前的姓名玛格丽特·斯特姆尝试

写作侦探小说。两年内，她出版了三部系列侦探小说，并获得成功。这三部小说是：《看不见的蝙蝠》（1941）、《弱视蝙蝠》（1942）和《魔鬼爱我》（1942）。主人公为心理分析侦探保罗·普赖博士。他身材高大，书卷气浓，颇受漂亮姑娘青睐，但常常卷入神秘的谋杀事件中。其后，玛格丽特·米勒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第一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墙眼》（1943），同样获得成功。该书主人公是多伦多警察局探长桑兹。他年届中年，相貌平庸，但有毅力，善于团结部下，侦破了多伦多街头发生的几起血案。紧接着，玛格丽特·米勒又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单本侦探小说《火焰凝固》（1944）。翌年，她的以桑兹探长为主人公的第二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铁门》（1945）问世。这部小说因细腻地描述了一个貌似快乐的富妇的恐惧心理而引起轰动。接下来，玛格丽特去好莱坞当了一年编剧，又写了几部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

自五十年代起，玛格丽特·米勒中止尝试，开始创作以描写犯罪心理为重点的单本神秘悬疑小说。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一共出版了十多本神秘悬疑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数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罪犯的乖戾心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中包括这次推出的头两本书：《坟墓中的陌生人》（1960）和《人与魔》（1970）。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视角中的野兽》

(1955),《好一个天使》(1962),《恶魔》。前一部作品荣获爱伦·坡奖,后两部作品也先后获得爱伦·坡奖的提名。

到了70年代中期,玛格丽特恢复了系列小说的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各类系列小说十分风行,她想让自己的作品更加适应读者的需要。也可能因为她不满足现有的成就,想进行系列神秘悬疑小说的艺术探索。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三部系列神秘悬疑小说。它们就是这次推出的后三本书:《善恶园中的猎手》(1976)、《谋杀米兰达》(1979)和《神魂颠倒的女人》(1982)。三本书中均出现了同一个人物——青年律师汤姆·阿拉贡。然而他只是起着串连情节的作用,作品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点没有多大变化。

1983年,玛格丽特·米勒的丈夫因患早老性痴呆病去世。在这之后,她很少动笔,仅出版了两部神秘悬疑小说《女鬼》(1983)和《蜘蛛网》(1986)。然而,《女鬼》使她梅开二度,赢得了当年的爱伦·坡奖。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谈到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时,曾由衷地感到佩服:“她总是不同凡响。”确实,玛格丽特·米勒的文思开阔,每一本小说的情节都不相同,每一本小说都有其独特的招数。如《坟墓中的陌生人》,以碧眼女郎黛西的怪梦开头,时而追踪,时而调查,时而推理,结果意

外发现一起谋杀案和由谋杀案引起的一起敲诈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然而精彩的故事当中又交织着生与死、爱与恨的永恒主题,令人震撼,余味无穷。而《人与魔》则是一起云谲波诡的凶杀案,众多的伏笔,众多的疑阵,手法新颖,布局严密,寓意深刻,人物刻画颇见功力。即便是三部系列小说,也找不到雷同的痕迹。《善恶园中的猎手》正面展开情节,一条是悬念性的追踪主线,另一条是人物关系线,两线交织,将一个策划周密、蓄意已久的谋杀计划暴露无遗。《谋杀米兰达》却以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出了一个丽贝卡式的谋杀事件。贪婪的负心汉,歹毒的将军夫人,自私的检察官,走马灯似的登场,最终将痴情的弱女子投进大狱。而《神魂颠倒的女人》则别出心裁地讲述了一个弱智姑娘神秘失踪的故事,其中不乏乱伦、同性恋、绑架、枪杀的描写,给人以无穷的感叹和思索。

神秘小说离不开神秘气氛。而神秘气氛的渲染又离不开悬念。在设置悬念方面,玛格丽特·米勒堪称高手。《坟墓中的陌生人》从第一个词“恐怖的时刻”就悬念兀起,直至全书结束,读者看到最后一个词“卡洛斯·卡米拉”,故事才真相大白。虽然作者在“恐怖的时刻”之后笔锋一转,去写黛西家的情景,但读者胃口已被吊起,不会失去耐心。随之而来的梦境,更加动人心魄,即使其后头

绪纷繁，于迷魂阵中辗转迂回，读者还是欲罢不能。《善恶园中的猎手》也是谜团贯串始终，结尾出其不意。青年律师受雇寻找富婆吉莉的前夫，但找到有关当事人时总是晚了一步。合伙人詹金斯喝毒酒，坠身桥下。法官埃尔南德斯深夜猝死。妓女图拉也莫名其妙地惨死在接客的房中。直至最后，青年律师才悟出自己当了替罪羊。原来那位垂死的病人就是富婆吉莉的前夫。在《神魂颠倒的女人》中，女主人公刚一出场就令人百思不解，等到读者获知她是弱智姑娘，她却神秘失踪。青年律师受雇查寻，得到的证据是她竟然和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而且隆起大肚子，将要临产。可谓悬疑迭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到一切谜团解开，但已酿成了可怕的命案。

战后西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日益融合。一方面，严肃小说家不断地采用通俗小说的构成要素和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家也不断地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以加强创作的力度和深度。玛格丽特决不是为神秘而神秘，为悬念而悬念，她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较为严肃的主题。这些主题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通过对犯罪心理的描写，鞭挞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即兽性。在《人与魔》中，她这样写道：世界是球形的，并不像中世纪地图标示的那样是平面的，人住在一块地方，妖魔住在另一块地方。

因此“人域与妖域浑然一体，没有什么将我们同妖魔隔开。”显然，玛格丽特·米勒相信：人既有人性，又有魔性，妖魔就在我们人类身上。正因为这样，她把书中的罗伯特母亲处理成“演戏”专家，貌似尽心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实质冷酷透顶，儿子的悲剧就是她造成的。同样，《善恶园中的猎手》里的富婆吉莉、《谋杀米兰达》里的将军夫人也都被处理成行为极端、心理反常的变态女人。而《神魂颠倒的女人》里一群男女弱智者的所作所为更是告诉读者，人一旦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任凭兽性泛滥，将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应该指出，这种寓意的体现不是牵强的。几乎在每一本书中，玛格丽特·米勒都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各种情绪和情感变化，刻画了追逐者和被追逐者之间的敌对心理、焦虑心情、罪恶感，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犯罪所带来的迷乱和焦躁。无疑，她继承了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等文学巨匠的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对人性探索的严肃主题。

高尔基曾经说过，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时间会创造不朽。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正属于这种不朽的作品。人们因此感谢她，给她极大的荣誉。1956年，她被选为美国神秘小说作家协会主席。二十七年之后，在她因《女鬼》一书第二次荣获爱伦·坡奖时，该协会又授予她“大师”

称号。

译介玛格丽特·米勒的作品,在我国尚属首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了解这类新的通俗文学样式,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学术界人士对西方通俗文学有进一步认识。西方通俗文学决非中国地摊文学似的下脚料。它具有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为西方大众所喜爱。文学的感染力是没有国界的。相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也一定会赢得我国广大读者的青睐。

黄祿善

1998年8月3日

于上海大学



将近傍晚的时候，马尔科坐在轮椅里打盹。冗长而迟缓的阳光照着他的头顶，抚摸着他那只好手臂上稀疏的灰色汗毛，又落到盖在腿上的毯子上。吉莉站在门口注视着她的丈夫，等待他做出意识到她到来的表示。

“马尔科，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吉莉问。

他的身体只有一小部分能活动，此刻它们都一动不动。负责控制轮椅的右手手指没有抖一抖，一边嘴角也没一点儿抽搐，能正常开阖的右眼皮也没有眨一眨。另一只眼睛保持着它一贯的模样，半开半闭，瞳仁定在当中。就算他醒着，也没人能确切地知道他在看什么，又能看到多少。有时候吉莉觉得那只眼睛死死盯着自己，带着责难的目光；有时它又仿佛凝神于往日某个蹩脚笑话，或某种滑稽之处，以此自得其乐。“那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医生告诉过她。“可我觉得你搞错了，医生，它的确是在看。”“可那只眼睛是瞎

的。”医生说。

那只什么也瞧不见的瞎眼睛此刻正盯着吉莉穿过房间。她没发出什么声音，地毯像草坪一样无声地低伏着。

“你假装睡着了，不理我，对不对？可是你瞧，我不会走的，不会。”

可是那只瞎眼睛并没瞧她，连另一只好眼睛也躲在眼皮底下。

吉莉碰了碰丈夫的额头。横贯额头的皱纹像某些野蛮人吃人肉时用指甲掐进肉里留下的痕迹。

“别装假。装假老让我感到紧张，”吉莉说，“我要大叫啦！”

她并没有当真尖叫起来。每次她一叫，马尔科的看护里德就会跑过来，园丁的猎犬艾里便就会狂叫，管家瓦奥莱特·史密丝则无情无绪地发出一阵轻轻的诅咒。她常说的一句咒语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一般让人难忘。

“史密丝说，我们吃肉吃得太多，所以今天晚上又是吃鱼。”吉莉说。就该烧鱼，他讨厌吃鱼。“马尔科？”吉莉又唤了一声。

不管是鱼还是尖叫的威吓，一点都没扰乱马尔科呼吸的节奏。

天真热，吉莉想到院子里坐上一小会儿，在海上吹来的风里乘乘凉。可院子全是属于马尔科的。本是她设计、建起了这院子，但她呆在那儿却

感到不自在。她把这归罪于院子中的植物，它们无处不在，长在露天平台上的石瓮和杉木箱里，长在椽子上那些陶罐里，长在被铁丝串在一起、覆满青苔的袋子里和用棕草编成的篮子里，又从那些地方垂挂下来。

马尔科可以在这些植物中间自如地移动他的轮椅，而吉莉，却不是小腿被金钟花盆撞了，就是头发让蛛状吊兰的触须挂住了。马尔科的院子只对坐轮椅者、孩子或矮人才显得舒服。直立的正常成年人总是处处有危险。马尔科的护士里德在被文竹不显眼的倒刺刺痛，或者中了风车似的棕榈树可怕的尖穗的埋伏之后，总是恶语诅咒。就连从不用粗话骂人的史密丝，在试图躲开水龙骨科那柔软、诱人的摆动而一脚踩进百合池塘里时，嘴里也会漏出一两个含义模糊的词组来。对于侏儒、孩子和像他一样的残疾人来说，马尔科的院子实在是个充满乐趣的地方：成年人常被捉弄，正常人显得又蠢又笨。不过，没有孩子，也没有侏儒见到过这里的一切。只有吉莉、里德、史密丝，和那位自从教会吉莉如何注射之后就没了话好说、也没事可做而只是偶尔光临的医生。（吉莉是在橘子上练习注射的，直到她觉得把针扎进柔软而有弹性的东西中已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上帝，我的主啊，”史密丝说，“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试验，却非得浪费那么好的橘子，真是太蠢了！”“闭嘴！否则

我就在你身上练习。”吉莉还击道。)

通往院子的移门敞开着,可以听到花草中窸窸窣窣、摇摇摆摆的声音,如同花草们的私语。也许它们被从厨房里越过草地飘来的煎鱼味儿搅得心烦了。它们是马尔科的植物,或许比本人更讨厌煎鱼味儿呢。不过,它们的抗议声太微弱,像马尔科的声音一样难以被人理会。这种抗议实在没什么用:最近史密丝参加了圣安息日教派,似乎每周都要找一种有罪的东西。这个礼拜,她找上了鱼。

“马尔科,几分钟后她就会把你的晚餐送来。”吉莉说。

他的呼吸加快了些,这会儿吉莉确信他已醒来,只是不想被晚饭或被她打扰。

“如果你不喜欢,等史密丝出去参加教友聚会后,我给你拿别的东西吃。你饿了吗?”

他一侧的嘴角动了动,发出点声音,听上去既不像动物的叫声,也不像外面院子里那些花草的低语,倒像从一棵蔬菜里发出的一种呆板单调的声音。“真是个可怜的人!”看到马尔科,史密丝总是这么感叹。中风不光使他的声带瘫痪,好像还使他身体的多数部件变“聋”了。这不是真的,吉莉知道,他有一对像狐狸一般灵敏的耳朵,因此她和里德不得不非常小心,必须根据马尔科服药、打针的时刻表来安排商谈聊天的时间。

“今晚就坐在你的‘法拉利’里吃饭，好吗？”吉莉总是用一些赛车牌子来称呼那把轮椅，一半是为了逗他开心，一半是为了减轻现实境况对自己的压力。里德告诉她一些赛车的名字，对这些名字多数她并不熟悉——马塞拉蒂、洛特斯·欧罗巴、阿斯顿·马丁、兰博尔吉尼、詹森·希利等等。

他慢慢张开右眼，一副很费力的样子，仿佛在午睡时眼皮被胶水粘住了。从眼光中无从判断他是不是被逗乐了。大概没有。对一个重病人来说，这个玩笑还太小。可吉莉忍不住要试试，尝试是她天性的一部分，而马尔科的那部分天性则是放弃。早在中风之前，他已经对生命自暴自弃了。中风不过是一个句子的结尾，是个标点。

“好，就在‘法拉利’里吃吧。兰博尔吉尼给送到修理厂去保养了……为了保持精力，吃点鱼吧……想去厕所吗？”

他的右手手指否决了这个主意。

“医生说如果行的话，你得多喝些水。”

他不喝。他不喝，他放弃。他只需要药片，只渴望注射器里的那种液体。

瓦奥莱特·史密丝端着盘子走进屋子，用瘦瘦的脚踝把身后的门碰上。她是个浅色皮肤、高个儿的印第安人，来自南达科他、俄克拉荷马、密执安或者亚利桑那——这全得看她的情绪如何，或者哪一个州恰好能跳到她的大脑中来。

“今天早上我在码头上买了这条红鳍笛鲷，刚捕上来的。”瓦奥莱特·史密丝擎着镀银盘子，活像是举着一块盾牌，半是自傲，半是自卫。“该多吃点上帝从他的河流和大海里带给我们的东西！人啊，总是养一大群猪和牛，然后再杀掉它们。”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吉莉说。

“德克尔先生，我真像她说的那样吗？”史密丝转向坐在轮椅里的人，“不是的？对。德克尔先生说我没错，他真有眼光。可惜他不能看书了，不能读《圣经》，这对人真是一种损失。”

“他一本《圣经》也没有。”吉莉说。

“还来得及呀，赞美基督，和我一样，他还来得及接受拯救。”

“还是放下盘子，闭上你的嘴吧。”

“他会得到拯救的。”史密丝执拗地说。

“好吧，今晚去教堂祈祷时请用点力，不过拜托你，别用我们的真名。我可不想听一群疯子在公开场合里谰语狂言，说我们犯了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什么原罪，需要拯救。别人准会以为这幢房子里住的全是小偷、骗子和谋杀犯。”

“我们每个人都有污点……”

“快去参加你的聚会吧，你要迟到了！”

吉莉看了看手表，惊讶地注意到自己的手臂正变得纤细，而且皱巴巴的，好像她的身体也在随马尔科一起萎缩、老化，不管她吃多少东西，不管